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十六回 小相逢古殿話新悉 大征戰松坡獲全勝

卻說燕青扮做金營的官，將木夾照驗，救出關勝。店中相見畢，戴宗道：「關將軍，若無小乙哥這偷天手，你不免於虎口了！」關勝道：「小可義不受污，已拼一死，不知三位為何在這裡？怎地得救我出來？」燕青先將駝牟岡朝見道君皇帝，路過盧二安人要銀子贖回的事說了：「那日同楊林進城，見法場上綁著兄長，無計可施。發監東司，跟到哪裡，進來探望不得。到酒樓上吃酒，偶遇一個軍官醉了，掉下木夾，就拾了，假扮來提，也是天幸，不致弄破。」關勝感謝道：「真是患難弟兄！再生之德，沒世不忘。方才見小乙哥假扮時，一毫情誼也沒有，心中老大不然，誰知暗藏機殼。小乙哥，你真是忠義兩全，古今罕有的！只是此身何處安頓？」楊林道：「不妨。李應等在飲馬川聚義，明早可一回去。只不曾問得，可有寶眷在城中麼？」關勝道：「並無兒女，只有一個拙荊。知我監候，拙荊寄信來，要尋自盡。我身幸脫，如今只恐怕顧他不來。」燕青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尊嫂貞烈，通為著長兄，豈有不顧之理！都寫起信來，我明日再進城，迎來便是。」關勝道：「這是極好。但城門上不許放婦女出城，我的家眷一發不肯。倘敢露出來，不是當耍。」燕青指著木夾道：「現放他在此，怕怎的？」關勝道：「這樣事只好弄一番，此去必然識破，如何做得？」燕青道：「那木夾是真的，不過人是假扮。東京人多少投在金營，這有何妨。只說撻懶元帥重用將軍，即命領兵南征，送家眷完聚。劉豫那去查考！那木夾這般貴重，難道用得一遭就丟了？包你無事。」關勝聽從。燕青明日起來，又同戴宗、楊林到通事府打話，重取木夾驗過，通事官又啟劉豫道：「關勝到金營，不敢違逆，撻懶大喜。授了征南將軍，領兵三千鎮守彰德府。原差昨日這個官，把木夾照驗，來取家小，一同赴任，並要城門掛號送出。」劉豫道：「我量這廝有多大膽量！自然順從。若不是這等威行，他還要倔強呢。」就掛號送出城去。通事官給了掛號牌，燕青接著。問到關勝家裡。

卻說關恭人聞得金營提了人去，喚家丁打聽不出，未知生死如何，正在煩惱，只見門上報到：「有一員官，兩個承局，要見恭人有話說。」關恭人只得出來。燕青不開口，楊林道：「這位爺是撻懶元帥來的。關將軍已歸順金朝，授征南將軍之職，鎮守彰德府，領兵紮在城外，請恭人收拾家資一同赴任，故此來請。」恭人雖在梁山泊，內外隔絕，不曾認得。心內思量：「算來未必肯投順金朝，據這般說又不能不信。」即到裡邊把家資細軟結束了，還有四個家丁，兩個養娘，後槽牽出馬匹。恭人上了馬，家丁背著包裹，一同到城門邊。楊林將掛號牌與守門官丁看了，燕青又打話，不知說甚麼，連忙放出。到了店中，關勝大喜，燕青道：「幸不辱命！如今不可久停，今夜同戴院長作起神行法先到山寨。恐長兄這般儀表，又在本地為官已久，人都認得。倘有差池，再難措手。我等明日僱了車子也就起程。」關勝與恭人說知：「通是舊日弟兄，用的計策。我今夜先去了，你同盧安人一起來。」關勝、戴宗作別而去。燕青到明早僱了幾乘車，關恭人、二安人、小姐和養娘都坐了車子，把行李也放在裡面。那匹馬與楊林輪換騎著，重謝了店主人，一行人取路進發。

走了一日，到野狐鋪，王進的營寨已不見了，殺死的屍體滿地。燕青想：「是王進的寨破了。」天色將晚，並無有住家人煙，只得又趕一二十里。雷雨大作，路途又黑又滑，寸步難行。望見松林裡有一點燈光，勉強捱到，卻是一座寺院。到佛殿上，空蕩蕩地。請內眷下了車子，把馬牽在殿後。楊林走進禪堂，有一盞孤燈掛在壁上，故此射出光來。提了便走，禪牀上有人哼著道：「老僧患病，睡在這裡，那個提了燈去？」楊林不應，走到殿上，喚盧成家丁去香積廚燒壺熱水來，且吃乾糧著。盧成熱水燒到，取出炊餅肉粑子，大家分吃了些。燕青道：「這佛殿上不穩便。」喚養娘伏事安人們在東廳下權時安息，車夫、家丁等到西廊打盹，辛苦了一日，都睡去了。燕青、楊林在殿上閒話。

雨過天晴，推出一輪明月，分外皎潔。看玩多時，困倦起來，也思量去睡會兒。忽聽得外面腳步響，恐怕歹人，閃到廊下，取器械防備。在窗櫺內張看，見兩個軍官十來個大漢，都有腰刀弓箭，到佛殿上站住，又對著月色浩歎道：「有何面目去見老種經略相公！燕青原說四衝之地，勸我移營，悔不聽他，為賊徒所敗。一世英名都喪了！幸無家累，不如自盡以報朝廷。」那一個勸道：「從千軍萬馬中掙出性命來，豈可不明不白死在這裡！困倦了，且將息一晚，明日再處。」燕青、楊林走出叫道：「老將軍，不可短見！燕青在此。」王進不勝驚喜道：「怎地又得相逢？足下真有先見之明。我正要移營，被那劉猊小賊子去高雞泊招降張信、畢豐賊首回來，有五千人馬，緊緊圍定。我同凌將軍拼命殺得出來，標兵盡皆覆沒，無路可歸了。」燕青：「康王已即位南京，號召四方英杰。宗澤留守東京，恢復兩河。我有舊弟兄屯聚飲馬川，且到哪裡消停幾日，整旅南還，去投宗留守，以佐中興，有何不可？」又對凌振說：「救了關勝，先和戴宗到山寨裡去了。」凌振道：「你幹的事出人意料之外，其實可敬！」楊林取剩下的炊餅肉粑點饑，直談到五更。叫起家丁、車夫，坐了內眷，讓馬與王進騎了，取路前往。

行了半日，並無村店，盡皆饑餓。後面塵頭起處，一簇兵馬來到。卻是劉猊的游兵，有三百多人馬，都是輕弓短箭，飛風趕來。燕青忙叫把車子推入樹林躲避。那先到的見了，叫道：「那知事的漢子，快把車上婦女獻來陪我們吃酒！」王進等大怒，各掣腰刀抵住。馬上為頭的笑道：「你這十四五個人，怎經動手！」燕青早放一枝弩箭，射中面門，翻身落馬。楊林又砍著一個馬蹄，也顛下來，被王進一刀斷為兩段。那三百兵馬一齊裹攏來。正在危惡之際，忽有一隊人馬衝來，一個將官舞著雙鞭殺人，把那游兵殺得落花流水，四散逃走了。燕青看時，卻是呼延灼、樊瑞、戴宗。燕青大喜，下馬相見，戴宗道：「李大哥唯恐路上難走，要我領三百兵來迎接，恰好在此相遇，幸喜不曾損傷。」呼延灼見了王進道：「王將軍，你怎地也在此？」王進道：「呼將軍，你同汪豹守楊劉村，怎放金兵渡河？各營俱敗，我領殘兵紮在野狐鋪，又被劉猊所破。昨夜在古寺中會著燕大哥，同行到此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我被汪豹所陷，幾乎性命不保，有眾弟兄在飲馬川，只得暫住。」又與燕青、凌振各敘契闊之情。叫安了營，打中伙。那游兵死三十多人，收得十來個馬匹，同坐了到山寨。李應等出來迎接，聚義廳一起見禮，送王進上坐，其餘次第坐下，各敘仰慕之意。燕青打發車夫回去。關恭人、二安人、小姐自到後寨，李應娘子陪接不在話下，李應做慶賀筵席，關勝感激燕青不盡。呼延灼道：「平日只曉得他巧慧，見機而作，不想有這副忠肝義膽，妙計入神。我等只曉得上前廝殺，哪裡及得來！」眾頭領各各贊歎，一連暢飲了三日酒。卻說游兵傷了三十餘人，去報劉猊，說被飲馬川賊人所殺，請兵去追不題。

且說那日東京這姓柳的，同金營官吃酒，失了木夾，忙到酒樓上尋覓，哪裡得見。原來木夾照驗了就要繳進，當日失了，那官打了一百鞭，兩個承局都發充軍。酒店裡也費了好些銀子。齊王通事府查號，又多出兩號木夾來，方知關勝走了。又有人見他上飲馬川。劉豫大怒，正要發兵征剿，又報傷了游兵，即刻遣劉猊到撻懶處請兵，備說飲馬川強人肆橫，不可不除。撻懶道：「聞知是梁山泊餘黨，多有智勇的人在裡面，我還要招他。」差勇將禿魯龜離旗一千去先撫後剿，劉猊領命而下。畢豐道：「小將前日在龍角岡被他所破，哥子曇化又遭他害，火燒了萬慶寺，此仇釘入骨髓。願與張信為先鋒，領本部五千兵去掃平山寨。」劉猊道：「你兩個先發，我同禿魯隨後。只是要相機而行，撻懶元帥還要招他。」畢豐領諾，即同張信浩浩蕩蕩殺到飲馬川，恨不得踏平山寨，泄恨報仇。

且說眾頭領在寨中飲酒，小嘍囉報上山來，說：「畢豐與曇化報仇，同高雞泊張信領五千人馬到了，隨後劉猊領禿魯龜離旗助戰。頭領可速準備。」李應與眾頭領商議何以禦敵，朱武道：「那高雞泊是隋唐時李密、程咬金屯聚的所在，聞得張信驍勇，又有金兵相助，不可輕敵。我這裡先到山邊立了寨柵，設四隊游兵往來接應，王進、關勝、呼延灼為正兵拒戰。朱全、樊瑞、呼延鈺、徐晟為游兵接應，戴宗、燕青往來傳遞。」分派已定，剛立得營寨，張信、畢豐已到。

兩陣對圓，三通鼓罷，張信、畢豐雙馬並出，手執兵器大叫：「賊寇快來納命！」李應、呼延灼、王進、關勝齊出馬。畢豐又罵道：「梁山泊狂魂！殺我親兄。今領大兵到此，快下馬來受縛！」李應喝道：「無知小寇！敢肆胡言！那禿魯龜淫萬狀，自合天誅！你是我手裡敗將，半夜跳牆逃得命罷了，又來尋死！」畢豐大怒，把大桿刀砍來，李應挺點鋼槍接住，鬥了二十合，不分勝

敗，張信忍不住，拍馬持三尖兩刃刀助陣，關勝把青龍偃月刀接戰，四匹馬兒轉燈兒相殺。李應賣個破綻，拖槍便走，畢豐不捨，拍馬趕來。李應帶著槍，暗掣飛刀，中了畢豐左臂，負痛回馬；李應又追來。張信見畢豐敗陣，也要回馬。關勝架住，不能脫身。凌振在山頂見了，放起連聲號炮。呼延鈺、徐晟、朱仝、樊瑞四路裡殺來。張信、畢豐首尾不能救應，急退兵時，自相踐踏，早傷了一千多兵，退到萬慶寺火場上，卻好劉猊、禿魯已到。畢豐說兵敗之事，劉猊道：「我曾吩咐不可造次，你恃勇輕進，挫了銳氣，且紮營在這裡。撻懶元帥有令，原教先撫後剿，差員裨將去喚來投降。」

卻說眾頭領得勝回寨，商議道：「畢豐雖然敗去，劉猊必然就到，不可便上山去。」正說間，探事的報來說：「齊太子差官在此。」李應道：「此來為何？」朱武道：「必然來作說客。且看來意，隨口依允，不可便發怒。」原來這裨將是薊州營卒，搶病關索楊雄花紅緞匹，被拼命三郎石秀打倒的踢殺羊張保。金兵到薊州，這廝糾集亡命，乘機劫奪，投順劉猊，署為裨將。當下劉猊教他來作說客，張保氣昂昂走進，李應與他相見，道：「足下此來有何見諭？」張保道：「奉齊太子令旨，請將軍去高擢爵位。」李應道：「我等是宋朝臣子，借飲馬川暫歇，與齊國並無干涉，何故說授爵授位？」張保道：「大金應天順人，建立齊國，河北地方並屬所轄，這飲馬川亦在境內。將軍恁般英雄，宜及時建立功名，今上不著天，下不依地，恐非長策。」李應道：「且請足下暫留，與弟兄商議定了方好回覆。」便送上山著人看守。李應集眾頭領計議，王進、關勝、呼延灼、朱仝一齊說道：「我等援朝廷官職，不幸兵敗，得遇眾好漢在此，同心協力，先攻破大名府，剿滅劉猊，恢復河北。雖身青草野，亦所不辭！」朱武道：「各位將軍雖是忠心激發，但劉猊之勢方張，又有撻懶三萬大兵鎮守大名，豈可破得？先把劉猊、畢豐殺他片甲不留，守住山寨，候宗留守消息，然後進兵。」燕青道：「攻固不可，守亦甚難。我等兵卒不過三千，終日征戰，必至疲敝，倘撻懶自領兵來，斷然支持不定，如今款住張保，劉猊定然發怒，自引兵來。請將軍如此如此，必獲全勝。然後收拾回南，去投宗留守，共佐中興，此為上策。」眾頭領皆喜，依計而行。

果然劉猊在萬慶寺守了三日，不見張保回報，焦躁道：「這伙賊寇恁般可惡。」喚畢豐、張信為先鋒，自與禿魯為中軍，殺到飲馬川來。戰場淨蕩蕩地，並無一人。寨門緊關，隨你叫罵搦戰。不見出來。到第三日，天色未明，一聲炮響，擺成陣勢，眾好漢立馬陣前。劉猊出陣，頭帶紫金冠，高拴兩條雉尾，身穿黃金鎖子甲，騎匹五花駿馬，手執方天畫戟，高喝道：「你們這草寇真不達理！我奉元帥撻懶之命，好意差官喚汝等來降，以免一死，怎羈留來使，尚自的執迷！」又見關勝在對陣，大怒道：「你這匹夫！自誇有忠義之心，怎假傳木夾，又逃來做賊！」關勝道：「乳臭小兒，輒敢大言！你父子受朝廷厚恩，不思報效，反悖逆稱尊！我今拿你碎屍萬段，先正典刑。」舉青龍刀砍來，劉猊將畫戟相迎，不上三合，氣力不加，勒馬便回。張信、畢豐雙馬並出，李應、呼延灼一同接住。戰了三十多合。畢豐終是左臂未痊，被呼延灼打著肩窩，翻身落馬。張信撇了李應來救畢豐，燕青在旗門影裡看得真切，一彎箭射中胸膛，也顛下馬來。關勝、朱仝兩把刀一同砍下，不防在刀口上一磕，火光迸出。張信、畢豐都逃回本陣。呼延鈺、徐晟大喊殺入。禿魯見不是頭，領了皂雕旗先走。眾好漢一齊趕殺，劉猊棄甲丟盔而走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又折了二千多兵，退到萬慶寺喘息方定。劉猊道：「不滅這班草寇，誓不回去！差人去討救兵來。若容留在此，倒是心腹大患。」傳令將士謹守，防備劫寨不題。

卻說眾好漢到黃昏時分，結束起來。李應叫帶過張保，叱道：「你這廝好大膽，敢來做說客。今晚借你這顆頭祭旗！」叫軍士梟了首級。吃過晚飯，一齊起馬到萬慶寺，已是三更天氣，萬籟無聲，月光慘淡。萬慶寺雖然燒了，四圍牆垣不倒，如城子一般，左邊靠一座山岡，右邊通著大路。劉猊也怕劫寨，前後俱排木柵拒馬，望到裡面，打十來個火堆，那皂雕旗張了皮帳在中間睡，其餘兵將盡不卸甲，蹲身打盹。更鼓分明，提鈴巡哨，卻也嚴緊。李應分撥呼延灼、王進截住後門，朱仝、徐晟、呼延鈺守在右邊，自同關勝、樊瑞抵住前面，只候公孫勝作法。聽得狂風忽起，飛砂走石，一聲號炮，那一帶松濤如千軍萬馬馳驟。劉猊、張信、畢豐慌忙驚醒，雖然準備，當不得這一日征戰，力倦神疲，立得起身，見寺前後火把通紅。那禿魯與皂雕旗先自亂竄，要奪路而出。前後多是強弓硬弩，兵馬如林，都被射轉。正沒理會處，那寺基平地上天崩地裂，一片霹靂之聲從底下發起，火光萬道，飛到半天，打得人馬盡成齏粉。張信推倒右邊牆垣，蔽翼劉猊。呼延灼一鞭正中張信腦袋，跌下馬，踹成肉泥。畢豐和禿魯衝到前門，關勝一刀，禿魯閃遁，畢豐慌忙轉身，李應一槍挑於馬下，樊瑞加上一刀，襯了馬足。皂雕旗盡皆燒死，單走禿魯、劉猊兩個。焦頭爛額的兵不上四五十人，抱頭鼠竄而去。這計是燕青用的：拘留張保，激怒劉猊，來攻山寨。三日不出戰，使楊林、蔡慶、杜興、凌振去萬慶寺埋地雷，待他敗陣，不盡情追趕，重紮營守基。公孫勝在山頂祭起風來，凌振引著藥線，天雷與地雷同發，四面有兵圍住，教他哪裡走！自然一堆兒死在裡面。有詩為證：

丞相南征漢鼎分，渡瀘五月漲蠻雲。

火攻一樣同奇妙，浪子能燒藤甲軍。

李應等大獲全勝，回到寨中，燕青道：「雖然殺得劉猊隻輪不返，必然去請撻懶大兵到來。眾寡不敵，恐有失著。不若乘此大勝之後，拔寨南還，去投宗留守，共建功業，完我弟兄們一生心事。」眾頭領盡皆大喜，即撥呼延灼、楊林、樊瑞、呼延鈺、徐晟為前隊；李應、公孫勝、朱武、柴進、燕青、杜興為中軍，保護家眷輜重；關勝、王進、朱仝、蔡慶、凌振為斷後；戴宗往來通信。共有三千多兵，五百匹馬，二百乘車子，裝載糧餉，放火燒了寨柵，即日起程。一路關津見兵威整肅，不敢阻擋。迤邐行到黃河渡口，見一個大營，刀槍密密。此是金宋交界之處，金朝設兵防守。河水滔滔，並無船隻可渡。李應等也紮下寨柵，算計渡河。正是：茫茫河水英雄淚，冉冉征雲戰氣悲。不知怎地過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登雲山、飲馬川兩處，譬諸江漢分流。此番大征戰，結飲馬川之局，以便並入登雲，如漢水入江，同歸於海，洵是巨觀。）